

今人比车,古人比马;今人房子比平米,古人房子比拴马桩。

拴马桩,拴马的石柱。拴马桩位于院子大门两边,是脸面之脸面。拴马桩多,马多客多日子好。胭脂脸上搽,钱往桩上花,拴马桩还最讲究雕琢。传说,母猴经血能防马瘟,拴马桩顶上多雕猴子。弼马温即避马瘟。按人的审美,猴挺难看的。可是猴儿活泼,活泼就可爱。活泼胜过美丽,于是人人喜爱猴子。

小闷儿比猴稍高那年,以刻石富裕闻名的小闷儿爹,一手抚小闷儿细细黄黄的头顶毛,一手抚拴马桩顶头的蹲猢猻,问:这东西,像不像真的?

小闷儿一窜高:像!

爹就抱小闷儿骑石猴上,还撒了手。小闷儿爹左看右看笑着说:这不算最好,听说,有人雕出过猴上猴,大猴后背个玩耍小猴崽。

小闷儿拍手跳:好玩,好玩!一闪掉下来,落爹手上。

以刻石富裕闻名的小闷儿爹死了。临死遗言:用过的凿、锤、錾,全跟着走,装进棺材。

爹的用意是不许后代再出石匠。小闷儿爹留下的是远见,不久,汽车取代马车,电磨取代石

磨,石匠成了废人。可是,猴上猴的故事,在小闷儿心上凿下了印记,他大了,费劲巴力置下大凿二凿掏耳凿,小锤大锤绣花锤,方錾扁錾梅花錾,干起了石匠。

闷石匠已是多余人,更可怕的是,实行了火葬,墓碑也不用了。闷石匠穷,不但穷而且很穷,穷上穷,穷压穷,穷擦穷。穷是穷,闷石匠还是石匠。石头块子把闷石匠磨成老闷子,道道深纹刻上脸,连鼻梁骨都有褶子。

一条青石,滑溜,细粉,光亮,老闷子天天拿手指头摸它,凿出了云纹框,勾出通草边,青石顶上,凿出只嬉皮笑脸的猴子。

这天黑上,有人大叫:镇里进了猴子,正蹲老闷子门口吃东西。众人打手电一照,呸!老闷子雕的石猴。

收藏热了,艺术可玩了。有人出了价钱,老闷子卖了拴马桩,得了钱又购一条更好的青石条。

老闷子说:成败最后一回,我软了,石头更硬了,打不动了。

刮风下锤,下雨打凿,有劲儿多打,生病少打,凿出猴腿是过节,凿出猴头是过大年。大猴完成,小猴还差两只眼睛。老闷子怎么也不敢下家伙了,怎么也想象不出一双满意的眼睛。



月光城 小小说

张港

猴上猴

天宇澄廓,纤云不飞。山中荆棘蔽路,日西下烟云蓊郁,境极幽邃。山坳间散落着数顷稔而未刈的水田,百谷滋阜,偶有几声布谷鸟的鸣叫,清越飘扬。不时,与藏于山中的丁丁伐木声相应和,响彻林麓。

此时,父亲和姨夫带着斧斤入了山林,淹没于青林翠松处,只闻得其声,不见其人。他们必须在落日前把这块山头枯老的松枝竹木伐尽并运回外公家门前的场圃上晾晒,无暇顾及我。这是一片荒山,山中恶虫獍狴,蛇蛭毒蝎。除了每年夏季父辈们来伐木和偶尔来的狩猎人外,这里人迹罕至,人声杳然,草木疯长齐腰,难得的一片寂静之地,让人望峰息心,窥谷忘返。日光穿林而下,松影参差,禽声上下。土中虫豸,树上野禽,林间走兽,都在我的眼前一一晃过,如儿时逛庙会时见过的皮影戏,如真如幻。山中草类繁多,茅草遍地,树旁石窠,山阴水阳处皆是。茅草群立,细秆长穗,丝状绒毛,在落日中带着如玉般的温润,似散着长发的静女,在风中等候归人,宛在水中坻。茅草入得诗词,“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茅草入得食谱,“白云堆里白茅飞,香味芳辛胜五芝”;茅草入得占卜,“索琼茅以筮簿兮,命灵氛为余占之”;茅草入得庙堂,“周武王伐纣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茅草入得爱情,“自牧归荇,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前秦王嘉《拾遗记》中记

载草类数种,“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复成茅也,谓之灵茅”。白茅亦是灵茅。

白茅是草,茅根是食材。行走在山林中久了,眩晕,口干舌燥。身上沾染了泥土气,草木味,心性也野了起来,似乎想挣脱皮囊,返璞归真于自然。索性,我蹲踞在一方断壁处,这里土壤新挖,靠近山间水田。我在寻找白茅根,一种山间素食,藏匿于土壤中,味甜如蔗似糖,细长,似玉簪银箸,素白,一如邢窑白瓷。它们有着蚕蛹般的颜色,像是一根根节肢动物,深埋于土壤之中,被我柔嫩的小手一点点地扒开。土壤抖落一地,一层层,从干硬到潮湿,茅根渐渐露出来,它们藕断丝连,是大地柔嫩的触角。

山是琅嬛福地,亦是自然食谱,可极目舒啸,也可解馋充饥。饮朝露,餐落英,嚼毛栗,挖淡笋,猎鹰鹑,捉鼠兔……茅根,是山间食材中最有嚼劲的一种。吾乡在皖西古寿州,黄泥土壤,湿度大黏性强,茅根少,饮食大多以松软入口浓为主。外公家地处鄂地大别山脉,沙质土壤,粒粒可见,茅根就藏于沙壤中,如水磨玉骨折扇的扇骨,一副铮铮然之气势。茅根生长于土中,出泥而微染,把它们从土中刨出后,去除少许鳞片状的叶鞘和泥土,拿到山涧边的小石潭里清洗。山中多石,高低错落,凹凸不平,山泉汇聚成潭,水质清澈照人。山根溪水处理,松竹翠茂,清水中游鱼可见,皆银条细鳞,触之



月光城 散文

王光龙

茅根

即动,活泼可爱,赏之悦目,让人不甚欢喜。我曾赤脚行走于水边的沙地上,潭水晒了一天的日光,温软舒适,如探布囊,如浴热汤。手持茅根数条,只需在水中轻摆,如水草摇曳,茅根便肥白水灵,若是要比拟,茅根有着盛唐的肥美之态。山泉水可解渴,甜味不及茅根。躺在茅草上,咀嚼着鲜嫩多汁的茅根,看天观云,浴风晒日,云外晴岚酷暑,悄然而散,苍然暮色,不知日之入也。诚如北宋唐庚所云,“山静似太古,日长如小年。”

村落之间山脉相隔,邻里之间林木水塘相阻,白昼里各自劳作,少见人烟,只有夜籁之际,松树翠竹香味浓烈,大家才搬着椅凳聚在场圃前说着农事农谚,生老病死之事。那些年,少电子设备扰耳,无网络冲浪乱心。我们这些总角垂髫的孩童围绕着竹椅凉席奔跑,在大人们苍老浑厚的声音中嬉戏打闹。白昼里采摘的茅根此时成了稀罕物,细嚼,慢吸,以至于只剩下无味的干纤维仍旧不舍吐出,咀嚼得腮帮子酸痛。

是夜,水塘处蛙鸣鼓噪,如人说唱,有笙竽之音。山林里夜风呼啸,如鬼魅呻吟。暖夜喧风,山间古木崇阜,衢柯偃覆,坟茔散布,山坳里银发长辈们的歌谣俚说,常常让我怖惧不已。我不由地凝视着远处山岗黑塞,疑心有鬼物出没,突奔而来。在山中,若

男孩子说:我不!我得守着你。我有任务。

老闷子说:孩儿,去,去,找家人去,甭管我老头子。

男孩子说:我不!我得守着你。我是有任务的人。

老闷子说:你近一近,让我看看。

男孩子搬开一块水泥,凑近了脸。

老闷子说:你摸摸小石猴脑袋,伤没伤?

没坏,没坏,好玩,好玩——像真的。

老闷子嘻嘻笑上了。

男孩子:你笑啥?爷爷你咋还能笑啊?

老闷子说:你也笑笑,眨眨眼睛给我看。

男孩子笑了,老闷子更笑了。因为笑,老闷子没有睡过去;因为小石猴,一老一少说了许多话。

解放军来了,大机械到了,老闷子得救了。可是,压的时间太长,老闷子双腿黑了,坏死了,截肢了。

没有腿的老闷子,雕成了小石猴的眼睛。人人说像,像真的。男孩子上手抚摸小石猴,有人说:唉!噢!那眼睛,像这孩子的眼睛,真像,真像。

有是山洪暴发,野兽袭人之事,山里人想着是否要准备些筵豆簋簋之物,焚香瞻礼,跪拜神灵,以求佑护。我曾嚼嚼着茅根,躺在户外的凉床上手指月亮,凝望月中桂树嫦娥,向小伙伴们卖弄知识典故。老年人敬若神灵,不知是吓唬我还是真有其事,告诫我月亮娘娘会乘夜来割不敬之人的耳朵,说得振振有词。我顿时耳郭发热,想着曾经裂开过的耳轮,似乎找到了赎罪之法。乘着小伙伴跑远了,我把茅根放在地上,嘴里念念叨叨的如老太念经,跪求月亮娘娘的宽恕。那时,一个孩童的恐惧之心,全寄托在茅根上,乞求月亮娘娘会尝一口我挖的茅根而不再割我的耳朵。

茅根可做药材,和板蓝根、芦根药效略同。儿头疼脑热,胃痛腹泻,取茅根捣碎成汁煎水服下,不日便又奔跑乱窜在山里。曾有人家把茅根切碎,做菜烹炒。更有甚者,把茅根风干后,腌制做成菜下饭。茅根出土,和莲藕出水、脱枝人参果一样,贵鲜美,应及时食用,否则就像误了花期的少女,人比黄花瘦。

一年,我和妻子去菜市场买菜,见一大娘坐在小马扎上,青菜番茄中放着一小扎白茅根。询问得知,是大娘小儿所为,要她拿到集市上换钱用。大娘竭力推荐,堪比《本草纲目》所述,同行者竟不知茅根为何物,摇头而走。

茅根亦是草。

